

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—— 蕭青杉與國樂的因緣

1970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（十一）

文 / 萬智懿 圖 / 蕭青杉 訪談時間 / 2023年04月23日 15:00-18:00 訪談地點 / 蕭青杉屏東宅第

曾任彰化縣文化局局長的蕭青杉，一生熱愛民族音樂，矢志成為「國樂傳教士，文化點燈人」，他跨足「產、官、學、創」四大領域，「文化」始終是其紮根的核心。1982年他將高雄縣市愛好民族音樂的力量凝聚起來，籌組高雄市國樂學會，創會不到兩年，即在162個人民團體中獲得績優社團獎，且是唯一獲獎的文藝社團。衝勁十足的蕭青杉，推動藝文活動不遺餘力，2年內即舉辦70餘場活動，包括演奏、講座、國樂討論會、研習會、國際交流、出版《國樂會刊》……聲勢浩大，引人矚目。蕭青杉自1985年接任高雄市（教師）國樂團團長，即以將該團推向專業化為職志，終在1989年獲得當時市長蘇南成（高雄市長任期1985-1990）的支持，成立高雄市（實驗）國樂團，如今高市國已成高雄市推展現代國樂首屈一指的專業國樂團隊，蕭青杉無疑是最重要的推手¹。本訪談聚焦於蕭青杉老師1970年代前後與國樂的因緣，父親與恩師黃體培對他的影響，以及在國樂的薰陶下，如何從慘綠少年蛻變為主管地方文化的政務官。



參與第13屆龍人古琴文化節論壇活動「禮樂文化的當代重建—文史哲藝多學科的對話」，攝於2023年4月11日



蕭青杉（左一）與恩師黃體培（右一）全家福合影

大人氣概

蕭青杉老師：我出生在臺南市後壁區的頂長村，村裡傳承「粕面宋江陣」，就是取材水滸英雄人物，所以我從小就流淌著崇俠仗義的精神。因我是長子，從小父親就對我很深的期待，他最早給我的烙印就是：「你愛有大人的氣概！」儒家講的「大人」是坦蕩蕩，泱泱大度的君子，有恢弘氣度又能自律克己的人格風範。「大人氣概」這四個字就成為我生命形塑投射的基本範式與核心價值。

興於詩

我一生的閱歷，大概都離不開我父親的縮影。我的書畫根基、文學基礎都源自父親的指導，他灌輸我古聖先賢的訓示思想，也經常引經據典，砥勵我要穩定成熟，造就我少年老成的特質。他對儒、道、佛各家宗教都有涉獵，對「山、醫、命、相、卜」傳統五術也有鑽研。村裡凡是看風水、取名字、看時辰、神明起乩看「佛字」攏是伊。所以從小作文課要寫偉人，我寫的就是我的父親。

立於禮

我小學當班長，成績名列前茅，還曾競選全校模範生。升上初中後，我到嘉義讀書，面對外省同學的語言隔閡與糾紛鬧事，為求自保，我加入幫派，練劍道習武，電影《悲情城市》中，穿木屐、拿武士刀相削的場面，其實我都曾經歷。後來為了遠離幫派，我選擇參加臺南的高中聯考，也因為在古都府城就讀高中的機緣，讓我得以接受傳統文化、民俗藝術以及文學繪畫的多重薰陶與啟蒙洗禮。1968年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（下稱南二中）成立第1屆國樂社，我跟國樂的因緣也正式開始。南二中國樂社由倪永震老師率方省曾、祁寶珍、黃元琰等老師共組教練團，他們都來自臺南孔廟，我們每週六晚上都會去孔廟參加以成樂局「十三音」或稱「十全腔」的練習，並參與春秋祭典，我曾經一年擔任禮生，一年擔任樂生，自此禮樂文化澆灌我的一生，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主流滋養。

成於樂

1970年我高三時，曾經獲得臺灣區個人組古箏比賽的全國第一。我跟古箏的結緣也是在孔廟，有次在後殿無意間聽到古箏美妙的琴音，在暈黃的宮燈下，我對古箏可說一見鍾情。那時臺南市國華街上有很多唱片行，那裡簡直是我的天堂，我找到許多國樂出版品，包括戲曲、民歌什麼都有。我們那時候沒有譜，都是聽聲音記譜彈琴。老師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梁在平先生的《擬箏譜》給我，我就對著梁先生的唱片自己練，所以我的古箏基礎來自梁派。我還有幾首箏曲是從成功大學（下稱成大）的箏譜學來的，箏譜應該是江永生給我的，帶進成大的應該是馬來西亞僑生林俊茂²。此外我還在梁在平先生家正式跟陳蕾士先生學過古箏，所以我也推廣陳蕾士的傳譜及箏藝，包括《昭君怨》、《浪淘

¹ 訪談中蕭青杉老師再三感謝中國時報記者李小芬，牽成他與時任高雄市長蘇南成的會面。

² 成大國樂社的古箏班是南部箏樂傳承極為重要的一脈，由林俊茂傳承給潘石玉、鄭德淵、陳榮方等人後開枝散葉

沙》、《南進宮》、《餓馬搖鈴》等箏曲。1972年我進入中國青年服務社教古箏，早期我跟很多箏友都有往來，如黃得瑞、沈柏序（按：即沈一忠）、王瑞裕等人，我們成立了「臺北市青年箏社」，1974年在救國團的支持下，還舉辦了第1屆的古箏研習營。當時臺北的大學古箏社團以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這幾所大學為主。

永懷師恩

坦白講，影響我一輩子最深的除了我父親外，就是黃體培老師了。1969年高二升高三的暑假，在倪永震老師的推薦下，我北上正式拜師，跟黃體培老師學古箏及二胡，拜師後黃老師供吃供住，帶我認識梁在平、汪振華等國樂名家，並接觸道教音樂、山東古樂。在黃老師身上我看到了文人風骨，做學問的態度，還有對國樂的那種熱忱，黃老師不僅擅長演奏，他還著有《中華樂學通論》等著作。我很佩服他做學問的態度，他樂學、樂理、樂律、樂論都通，不只傳授我技藝學理，也關心照顧我的生活。後來我擔任教職，我就是以黃體培老師為表率，效法他對學生像父親般的慈愛，所以學生暱稱我「蕭爹」就是這個原因。

1968-1972年是我學習國樂的奠基時期，在南二中最照顧我的是祁寶珍老師，他的兒子祁光照與我同年入學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（下稱藝專），我讀美工科，祁光照讀音樂科國樂組。祁老師曾組「青青國樂社」，1970年曾獲得臺灣區國樂合奏比賽社會組第一名。祁老師過世以後，高雄市國樂學會曾於1983年舉辦祁寶珍老師的紀念音樂會，並出版紀念專輯。1972年我曾跟吳宗漢老師學古琴，系列梅庵琴派門下，雖然我因久未碰琴而手指生疏，但是我一直有弘揚古琴的想法，因為古琴蘊藏著傳統文化的精華，是涵蓋文史哲、儒道佛的媒介載體。1989-1993年，我在高雄舉辦一連串的古琴活動，有「琴樂之美座談會」、琴韻箏聲演奏會、高雄市廣播電臺《南風樂府》播講《梅庵琴派的起源和發展》、舉辦「兩岸古琴名家深情對談」等活動，不久後，琴人容天圻在1994年仙逝，梅庵琴人邵元復亦於1996年辭世。當然感恩念舊、飲水思源可說是我始終持守的傳統德行，因此對業師藝師的尊重守護一直不敢遺忘，在文化局長任內，除了推行古蹟修護保存活化利用之外，尤其重視對傳統藝人的技藝傳承與生活照護。這些作為也算是延續了早年我在擔任國樂學會會長期間所一再呼籲「搶救民族民間音樂」的號召主張。

加入藝專國樂社

1970年入學後我加入藝專國樂社，第二年我轉美術科國畫組並擔任國樂社社長。藝專國樂社是由董榕森老師指導，有時我也幫忙指揮校園演出。我初入社時，社員以音樂科國樂組³學生為主，其他科系有美術科的詹鏐森，詹鏐森是前一任的社長，還有影劇科的李國強、廣電科的翁自得及美工科同學張鴻基。在1971年國樂科成立以前，藝專國樂社就是藝專國樂團，人數僅20人上下，第1、2屆學生⁴入學後聲勢開始壯大，達到3、40位。其中詹鏐森、張建永、黃燕芳、張鴻基及我，課餘也參加董榕森老師指揮的中華國樂團，畢業時董老師曾希望我進國樂科擔任助教，但我退伍後，學長引介我進入房地產建築業。



1972年10月校慶，蕭青杉指揮藝專國樂社，於藝專校園籃球場表演

³ 音樂科國樂組的學生有黃燕芳、張慈惠、徐文雄、劉品良、吳偲、葛敏久（即葛瀚聰）、楊秋月、張尊農、劉瑜瑛、孫浩、張伶俗、林妙徽、祁光照、陸蔚其、黃哲賓。1969-1971年間陸續畢業的有劉峴渭、王海燕、顧豐毓、歐月里、孫芸（孫培章的女兒）。另外沈一忠應該是唯一的三專夜間部音樂科國樂組學生，張建永、饒大鷗、陳建中與陳宏心則是音樂科的學生。

⁴ 第1屆學生：蔡培煌、林聰曉、鍾玫容、李稚康、王惠惠、蔡明鏞、陳淑滿及劉憲華。第2屆學生：劉松輝、岳鳳娟、蘇文慶、蕭國棟、許淑瑩、韓碧華、黃永漳、陳文亮、陳碧玲、林憲慶、陳登基、王碧燕、馬小華、周正蓉及葉國華。



左：高雄市國樂學會舉行成立大會，右起社教館長鄭鐵梅、市議員楊平漢、林壽山及理事長蕭青杉（立者），攝於1982年7月11日
右：高雄市國樂學會首次國樂座談會，右起李鎮東、蕭青杉（立者）、鄭思森、陳裕剛、容天圻及李本瑞，攝於1982年10月17日高雄文化中心至善廳

成立高雄市國樂學會

我1976年退伍，1979年就自己創業了，我趕上房地產景氣大好的時節，順利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首先就想要為國樂做一些事，董老師建議我成立國樂學會。那時候我經濟上還可以，我的辦公室就是國樂學會辦公室，我公司的員工就是國樂學會的義工，當時我跟高雄社會音樂團體、政府部門的關係都很好，高雄市國樂學會確實做了不少事情，但我後來也是苦撐，因為1984、1985年是我人生的低潮，生意停擺，加上我父親過世，在經濟親情窘困之下，我仍舉債支持國樂學會。

為文化藝術而存在

一路走來，發現自己一直都圍繞著文創產業，「為文化藝術而存在」成為我一生的寫照。文化其實攸關人的生命鍛鍊、價值追求與行為規範，文化是民族的粘著劑，在我身上完全可以驗證。南管、潮州音樂、廣東音樂……國樂使每個族群都可以交流、融合在一起。所以我沒有族群隔閡，甚至沒有上下階層的分別心，音樂讓我學習到儒家的中正平和，中庸之道，道家的清靜淡遠，佛家的慈悲喜捨，沒有慈悲心怎麼從政？沒有樂利眾生的心，怎麼從事推廣？民族音樂給我們生命資糧，豐富的享受，深刻的歷練，我們怎麼可以不繼續傳播下去，讓下一代繼承，讓更多的人來享受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也是我們的使命！



為文化藝術而存在，攝於2021年



蕭青杉任內為高雄市出版的「國樂會刊」及籌辦「港都國樂節」等演出活動